



雖然離開中華海外宣道會已經三十多年，但每次見到潑然女士，或與她在電話上交談，我還是很親切地稱她為「師母」，而不需加一個「史」字，好像覺得她仍然是目前自己教會的師母似的。細想一下，對別的牧師的夫人我就沒有這種感覺。

如果我不記得不錯的話，是在一九五五年離開西貢來美國之前，頭一次聽史牧師講道。使我印象最深的，是他在講道前帶領會眾唱詩的興奮熱情。數年後，當我在新澤西州立大學攻讀時，紐約市的兩位表姊告訴我史祈生牧師是她們教會的牧師。於是主日我就參加他們的聚會，那時才知道師母是名作家潑然，才發現她有美好的音樂造詣。因為沒有汽車，我每次要花差不多兩個小時，坐公共汽車及地鐵，才能參加聚會。史牧師夫婦平易近人，充滿關懷愛心，因此我常常成了他們在週末招待住宿的客人，使我不必在主日一大清早長途跋涉來聚會。以後他們成立中宣會時，我也有幸參加第一次聚會的事奉。

記得當年會堂中無論大事小事，他們二人皆親力親為。主日聚會完畢，吃過午飯，史牧師與一些年青人整理場地，師母帶領詩班練唱。然後，總有好幾個學生，興高采烈風雨無阻地擠到史家府上。牧師師母一回到家，換了衣服，捲起袖子，便到廚房切、洗、炒、燒。在史牧師軍事般行動下，一頓美味可口的晚飯就很快出現。此外，一個月總有那麼一兩次，

飯後清理工作完畢，史牧師便施展他的另一招特技：理髮。在數位男生中，我是長期顧客之一。在那窄小的地方，鋪上報紙，椅子往當中一放，史牧師就儼然成為一個不折不扣的理髮師。據我們所知，師母又是她丈夫的理髮師；他倆真是多才多藝的一對。緬懷那段溫馨快樂的日子，憶念牧師師母無微不至捨己為人的愛心，事主不遺餘力，我們感謝主，也敬佩他們。

那些年間我慢慢開始學習文字工作事奉。除了在中宣會出版的《福音月刊》，及使者協

懷念師母

◎李志航

會出版的《使者》投稿外，也曾先後六年濫竽過《使者》雜誌筆政。其中有一件很特殊的事，師母被牽涉在內。

有一次我在一篇文章裏，很簡單地提到解經家對約書亞長日的幾種解釋；同時也提到關於這神蹟的一些以訛傳訛的例子，勸信徒在傳福音時小心不要採用。師母看了，來信表示支持；而且說，史牧師在他所著的一本書中用了其中一項例子，以後一定要刪除云云。該信在《使者》「讀者來鴻」一欄登載，結果被一位匿名讀者直接去信責備了她一番，並附上一位年

長華人神學教授的短信，說那些解經方式是新派看法。原來這教授曾在他的書中，引用過我在文章裏說明是虛構的新聞。其實我提到的釋經意見，全都是出自福音派學者的，只是一時大意沒有加以註釋，於是我再寫文在《使者》雜誌上詳作註解。但該讀者還是不滿意，還是以匿名方式要與師母辯論。在我看來，最可惜的是那位著名的神學教授，一直都不肯承認他用了以訛傳訛的例子來傳福音。相反地，史牧師與師母勇於更正錯誤的態度，贏得許多人的欽佩。

以後因工作搬家，我們與史家分散東西兩岸。然而師母沒有忘記督促我，要在文字工作上繼續事奉。在一次講習會中，她很直接地對我說：「志航，《導向》月刊就快出版，你每月寄一篇文章來！」答應是答應了，而且最初數年還稍算盡責；然而很慚愧，越來卻越疏懶。加上一些特殊個人經歷導致的軟弱，令我很不容易執筆。雖然師母時常勉勵，我卻很久沒有為《導向》或其他刊物寫稿。如今敬愛的師母已經歇下世上的勞苦病痛，在基督台前領受獎賞；我求神在未來的年日賜力量，使我能再多從事文字工作。

過去在《導向》斷斷續續發表的文章，一部份曾蒙好友張力揚弟兄整理出了專書。我願再次引用書中序言的話：「非常感激史師母，若不是她的鼓勵，我可能不會花時間看很多參考書，也不會藉寫稿的機會多練習自己的中文。」我更要說，若不是她的鼓勵，我就不會得到文字工作事奉的福份與喜樂。